

丹顶鹤

刊头题字:吴洪春



海上雄州

盐城,海上雄州。
盐城,屹然横峙海上!
这样激情、自信、豪迈地称颂乡邦的,是明朝万历年间编撰的《盐城县志》。从古至今,盐城都配得上这传奇性的赞誉。
盐城,因盐而生,因盐而名,因盐而兴。东襟黄海,西带诸湖,湖海间淤生滩涂草荡,大地由此而生而长。先民自古煮海为盐,“环城皆盐场”,盐场万灶青烟,盐仓千峰白雪。天下咸淡,率系于之。国之财用,多出于此。

盐城的历史区域在地理上的一致性极其明显,那就是古射阳湖及其以东的湖荡与滩涂湿地。这块湿地的东缘黄海湿地,作为中国黄(渤)海候鸟栖息地(第一期)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,更是固化这种一致性。今天的盐城市下辖区东台市、大丰区、亭湖区、开发区、盐都区、射阳县、建湖县、阜宁县、滨海县、响水县,大都由东台、盐城、阜宁三县析分而出,所以这三县又称老三县,从立县时间上讲,盐城最早。老三县都是因盐置县,海盐生产是其早期居民主要的生产方式,这是流域经济生活上的一致性。

盐城初名盐渎,以盐而名,汉武帝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立县(1993年版《盐城县志》)。盐城的盐业活动,先秦时代不见史著,推断本区域海岸线稳定、有人类活动起就应该发生,阜宁东园遗址中发现成片的陶片堆积,市区迎宾路东周遗址中发现大量大型陶片,都疑似先秦时期煮盐遗迹。海盐需要依托滩涂生产,海岸线曲折、地形平坦、滩涂与潮间带宽阔、淤泥质土层的盐城,有生产海盐最好的地理条件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说“东楚有海盐之饶”,司马迁的记载至少证明盐城在楚灭吴(公元前306年)后盐业已经兴起。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说“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,考盐渎以产盐得名”。古人地为籍命名,往往依山水相称,地名越古老越是如此,这是古人逐河栖居或者缘山生息的生活决定的。盐渎即居河之意,到底是盐城湖荡毗连便于河运,还是官府为运盐开挖河渠,抑或本地人自己疏浚河道成盐河,还未有定论。

汉魏两晋时代为盐城县域经济文化的发源期,是其盐业繁荣的第一阶段,盐业为其主体经济。盐渎立县之后,经济社会空前发展,官府鼓励盐业生产,募民煮盐,官给牢盆,盐业兴旺,农耕区又传入耦耕犁等先进农具,农业也得到发展。东汉熹平元年(172年),盐渎有了第一位史书有载的县丞孙坚,孙坚是三国时吴王孙权的父亲,盐城中学有一口古井叫瓜井,相传为孙坚父亲孙钟种瓜所凿。东晋义熙年间在原盐渎县东部设盐城县,得名原因“环城皆盐场”(乾隆《盐城县志》)。宋代地理著作《太平御览》《太平寰宇记》论及盐城县,都引用了南朝阮昉之的《南兖州记》的记载,“县人以渔、盐为业,略不耕种;擅利巨海,用致饶沃。公、私商运,充实四远;舳舻往来,恒以干计”,可见南北朝时盐城盐业之盛。今市区头墩、二墩、三羊墩等多处发现汉代豪华墓葬,出土有楠木棺槨、铁剑、漆器等,一些器物有“大官”“上林”字样,“大官”为汉代掌管膳食的官署,“上林”是皇家上林苑,推断墓主身份高贵。建湖草堰口汉墓群也出土了玉覆面、玉环、玉璧等精美玉器,墓主等级应更为高贵。地下文物佐证这一时期盐城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。

唐宋元时均为盐城盐业繁荣的第二阶段,盐业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,滩涂面积增加,盐业产量提高。唐时在主要产盐区设四场十监,境内就有海陵、盐城两监,其中盐城有“盐亭百二十所”(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),两监合起来年产盐一百多万石。“天下之赋,盐利居半,官鬻服御、军餉、百官俸禄皆仰给焉”(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),

淮南盐税约占全国盐税三分之二,盐城盐税又约占淮南盐税一半。宋时,“淮盐”名号出现。盐城境内有盐场十一个,在西溪专设盐仓,盐产依然保持在一百多万石。盐业的相关产业也得到发展,如盐运业、蒲包业等,时堰古镇就以生产装盐的蒲包袋而出名,年产上百万只。元中叶,境内盐产一度达到近三百万石。因为盐利之丰,唐宋元三朝盐城皆为上县,有巨邑之称。

明清两朝为盐城盐业的鼎盛期。“两淮盐,天下咸”,清光绪《盐法志》说“品天下之盐,以淮盐之熬于盘者为上”,淮盐色味甲于天下成为有口皆碑的公论,两淮盐税在国家财政中的地位越来越高。淮盐产区南起长江口,北至海州,共设三十个盐场,境内即有十三场,盐城一直是东南盐业生产中心。盐业而外,农耕并重,大体以范公堤为界,东为盐作,西为农作,盐场、盐仓与水运枢纽所在皆成集市,工商亦趋兴旺。阜宁、东台也相继立县。明朝永乐年间,盐城修筑砖城,因形似瓢,又称瓢城。这一时期,盐城人口稠密,水路通达,市井繁华,人文蔚然。清末民初,盐城一带因海岸东迁,卤气变薄,盐业重地渐转向淮北。废灶兴垦,盐业的主导地位让给农业,但海盐产业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依然是盐城的重要产业,而灶、场、仓、团、墩等与盐相关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。

因盐而兴,但未因盐而衰,兴垦、兴工、兴商,盐城人海纳百川胸怀宽阔、圆通不苟,坚忍不拔,勇敢地迎接不同时代的挑战,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,因为熬波煮海给了盐城人“唯海为大,唯盐能调”的精神,这是人文精神上体现出的盐城区域最核心的一致性。



盐丁

煮海者,盐丁也。
盐丁者,服盐役之丁壮,也称“灶丁”。盐城经济自古以盐业为主,其民多为盐丁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:“其鬻(同煮)盐之地曰亭场,民曰亭户,或谓之灶户,户有盐丁”。盐给人们带去美味,盐丁自己却只有苦味。产盐区都说世上有三苦:烧盐、打铁、磨豆腐。清代学者范端昂在《粤中见闻》中慨叹:“天下人惟盐丁最苦”。农民苦,自古尚有田园生活的颂歌。就不谈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你看辛弃疾的《清平乐·村居》“茅檐低小,溪上青青草。醉里吴音相媚好,白发谁家翁媪。大儿锄豆溪东,中儿正织鸡笼。最喜小儿亡赖,溪头卧剥莲蓬。”穷是穷的、苦是苦的,但怡然自得,真的是有清平之乐。而古今诗文中却没有盐民的一丝笑意,有的是悲苦、悲恸、悲号。

古代盐民的劳动环境和生存条件极其恶劣,在海风烈日的滩涂高强度超负荷劳作。煎盐的盐丁苦,晒盐的盐丁也苦;并盐的盐丁苦,海盐的盐丁还苦;前朝的盐丁苦,后世的盐丁更苦。其丁劳苦,其生凄惨。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说,“民间户役最重者莫如灶户”。杜甫有诗句“负盐出井此溪女,打鼓放船何郡郎”,记并盐生产中男女工役之辛劳。元代画家、诗人王冕的诗《伤亭户》,讲述自己亲眼所见老盐民的凄惨生活,“灶下无粒粟,瓮中无粒粟”,又被追索盐税,“前夜总催骂,昨日场胥督。今朝分运来,鞭笞更残毒”。明代长芦盐运使郭五常有诗《悯盐丁》:“煎盐苦,煎盐苦,濒海风霾恒弗雨,赤卤茫茫草尽枯,灶底无柴空积卤。借贷无从生计疏,十家村落逃亡五。晒盐苦,晒盐苦,水涨潮翻滩没股,雪花点散不成珠,池面平铺尽泥土。商执支牒吏敲门,私负公输竟何补。儿女呜咽夜不眠,翁媪憔悴衣襟褴。古来水旱伤三衣,谁知盐丁同此楚”。海盐生产濒海,海潮、水、旱、风、虫、雪皆能成灾,清雍正二年(1724年)七月十八、十九日,暴风连天,滔天海潮冲破范公堤,溺死两淮盐场男女灶丁五万多人。晚清革新盐政的陶澍也承认,盐民“栖止海滩,风雨不避,烟熏日炙,无间暑寒,其苦百倍于穷黎”(《陶文毅公全集》)。

“悲哉东海煮盐人,尔辈家家足苦辛”(吴嘉纪《风潮行》)。盐民的境遇之惨,不单是生产生活之艰苦,更在于其身份低贱不可改变,几无人身自由。盐业生产关系国家财政和社会安定,历代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,将盐业劳动力固定在盐业生产上,

国家强制劳役,这就是绵延千余年的灶籍制度。《大清会典》规定:凡民之著于籍,其别有四,一曰民籍、二曰军籍、三曰商籍、四曰灶籍,灶籍地位最低。灶籍制度明清时最为严苛,它的定型有着漫长的演变。唐以前制盐者没有专称,也没有专门的户别,自唐太宗时河东盐民称为畦夫,始有专称。唐肃宗时称亭户,实行亭户制度,始有盐籍,人籍者不归州县而由盐铁使管理。五代时始有灶户之称,宋元时盐民称呼虽有变更,但有专门户籍专司管理是一样的。明清时,制盐者泛称灶户,编入灶籍,世代相继,不得相更,每户成丁者须缴纳盐课、服差役,称为灶丁、盐丁、煎丁、场丁、盐民、灶民等。明初补充灶户,初从盐场附近民户抽丁,后迁江南人户于海滨“世服熬波之役”(康熙《两淮盐法志》),又发配罪犯到盐场煎盐“各照年限,计日煎盐赎罪”(《英宗实录》),据统计,明代灶户总数在十万户上下。清代废除贱籍,但对灶籍的控制却依然严密,灶民子弟即使连中三元高官厚禄也不得更改灶籍,瞒报盐丁人口、脱逃灶籍、藏匿脱逃盐丁、增减年龄混充老幼躲避差役,按大清律都要抓起来坐四年牢。从宋朝开始,还在盐场实行保甲制,元明清都延续这个制度,以联保连坐监管灶民。即使这样,贫困盐民逃亡不绝,历代盐法志经常出现灶户“逃亡过半”的字眼。清中后期盐业衰败,灶民分化,贫户或沦为盐商富灶的佣工,或逃亡,灶民中还出现田耕为业只是缴纳盐课的水乡灶户,世袭强役的灶籍制度崩坏。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正式停止灶户编审造册,滋生人口一律编入州县,灶籍制度遂废。但1912年,张謇在《改革全国盐法意见书》中说盐丁“如若逃亡,则罚其子而役之,无子则役其孙,无孙则役其女之夫与外孙,非亲属尽绝不已,丁籍之名有相沿二三百年之久者”,可见灶籍盐役制度此时依然还在奴役盐民。

盐人三杰

元至正十三年(1353年)正月初,黑夜,草堰场串场河边的北极殿,18只白公鸡,18碗红酒,18个黑汉子,歃血盟誓。殿门打开,18个汉子举着十八根扁担,冲进那些凌辱过自己的富人家,呐喊声哭喊声四起,火光冲天。他们是贩私盐的盐丁,这些大户收了他们的盐,常常不给钱,还威胁报官。反正过不下去了,盐场的盐丁们纷纷举着扁担加进来。打了溪去,打了溪,九四说打丁溪,百十个盐丁们跟着领头的汉子冲向了溪场。他们没有兵器,元朝严禁汉人拥有兵器,十户才许有一把菜刀。后来啊,传说他们在扁担头绑上又长又宽的带鱼(一说刀子鱼),黑暗中银光闪闪,仿佛无数柄大刀挥舞,守兵们吓跑了。他们打下了丁溪,打下了泰州、兴化、高邮。在高邮,盐丁们拥戴领头的九四也就是张士诚做了皇帝,国号大周。这是盐丁们自己建立的唯一的国。

盐民在历史上似乎只有卤沸烟腾中伛偻如虾的黑瘦身影,但盐城的盐民不一样,张士诚、王良、吴嘉纪这“盐民三杰”,或称王,或立说,或著诗,创造了历史新的可能和中国学术思想新的特质,带给文学新的面貌,刻下海盐文明最深远的盐城印记。元末白驹场(今大丰区白驹镇)盐丁张士诚十八根扁担起义,张部是元末起义军三大主力之一,对推翻元人统治有大功。张士诚后在苏州称吴王。虽败于朱元璋,身死人手,但他轻徭薄赋又极为尊重士绅与儒生,深得吴民拥戴,至今苏州老百姓还要上九四香祭奠他。“三百年来陵谷变,居人犹是说张王”,又是三百年过去了,老百姓们还在说着张士诚的故事。

明朝安丰场(今东台市安丰镇)人王良也是盐丁出身,谈了几年私塾,家贫失学,贩盐为生。29岁那年忽做一梦,梦中天塌,人们哭号四散,他却慨然而起,变为大丈夫,一手托天,一手重布日月星辰,万民欢喜歌舞,跪拜于他。醒来后,王良大汗如雨,却觉心下洞明万物一体,有天命弘道之感。遂头戴五帝冠,身穿广袖大带之衣,手执笏板,按孟子说的“清尧之行,行尧之行”,开课授徒,人以为怪而不敢,后问学于王阳明十年,研修经义,探求精微,终成一代名儒,创建泰州学派。有论者说泰州学派是我国第一个思想启蒙学派,王良说“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”(黄宗羲《明儒学案·泰州学案一》),强调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,为尊重个体与人性开了先河。其弟子及再传弟子,有何心隐、罗汝芳、李贽、汤显祖等。王良让中国的学术思想开始有了肉身,泰州学派将情感、欲望、个体、自由请进正统话语,并抬升其价值,形成人文主义思潮。

清初吴嘉纪,也是安丰场人,出身灶籍,少年时逢明清鼎革,遂无意科举,不仕新朝。其祖父学于王良,其妻王睿为王良之后。一生贫困潦倒不改其志,穷得连他父亲、母亲、妻子的棺材都不能安葬。60多岁,还借船买来盐卤,与子拉纤运到当地六灶河边,开火煎盐,卖盐还债。他一辈子写诗,诗中多咏叹盐民凄惨生活,又被称作“盐民诗人”,最著名的是《煎盐绝句》:“白头灶户低草房,六月煎盐烈火旁。走出门前炎日里,偷闲一刻是乘凉”。平白如话,写实如画,道尽盐民苦辛。又有诗《海潮叹》,状写大海潮带给盐民的灭顶之灾,“飓风激潮潮怒来,高如山云山似雷。沿海人家数千里,鸡犬草木同时死。南场户漂北场路,一半先随落潮去”。时人谓之“诗史”,同代诗人屈大均评述他的诗,“东淘诗太苦,总作断肠声”。

盐民三杰建树各异,他们以自己的勇气、才学、风雅,为几千年默默无闻的盐民发出铿锵强音,并用自己的创造带给民族更多的转机与风采,他们也强壮了盐城的血脉。清末民初“废灶兴垦”,灶籍,十数万百万民众的社会群体突然就消失了,即

使在盐城也甚少有人溯源自己的先人是灶籍。在现代产业格局中,盐业也边缘化了。但今天的盐城,海盐文明的脉动依然强劲,海盐生产的印记依然很常见,境内灌东盐场(即清末济南盐场,其时淮南盐产萎缩,无法完成朝廷定额,为接济淮南之盐亏额而兴建)等还有海盐生产,灌东盐场是江苏省最大的盐场,还有海盐博物馆这样盐味十足的专业博物馆和各县区博物馆等,有公私收藏的盘铁、小海场石权、两淮盐运使碑、西溪盐仓公铜印等丰富文物。更为明显的是数千年盐业塑造了盐城的第二自然,它依然承载着盐城人的生活。204国道纵贯全境,它的路基就是唐时李承修建的常丰堰(人称李堤)、宋代范仲淹主持修建的捍海堰(人称范公堤)。范公堤西侧就是当年修堰取土挖出的串场河,串场河历朝疏浚,至今还是贯通苏北的河运要道,不时驶过船队的游龙。无边平畴依然多有高墩凸出,那是几千年间堆筑的潮墩、烟墩,潮墩是盐民避潮的救命墩,烟墩即烽火墩御倭报警,境内历朝官筑的土墩有记载的就超过三千个。串场河边,富安、安丰、西溪、丁溪、草堰、白驹、刘庄、伍佑、新兴等老盐镇依然兴盛,张士诚攻打丁溪血战的庆丰桥兀自卧波如虹,李承曾经登临的海春轩塔依旧高耸,曾经的中国第一海关云梯关遗址也得到保护性开发,唐宋明清修建节制潮洪的闸坝还有十八座在使用,盐商气派的宅第鲍氏大楼、沈氏大楼修缮后更为堂皇。



这些都是海盐文明的物质遗产,更为重要的是盐城的海盐文明已经成为文化血脉,流淌在它的子民身上和社会生活中。有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存在,比如大量盐味的历史传说还在流传,像张士诚的故事,施耐庵的故事等等。盐阜区婚嫁有对对子的习俗,一次六灶的姑娘嫁到七灶,女方出了上对“六灶七灶两灶连心”,男方宾客们都把这看似易嫁的对子难住了,亏得施耐庵路过,见新娘娘久不下轿感到奇怪,问明原委,哈哈一笑,出了下对,“大团小团一团和气”。这个故事里灶团都是地名,盐城迄今仍有大量盐味地名,如沈灶、新团、梁垛、沟墩、三仓、潘家堡、五总等等,即以灶论,东台从头灶一直排到二十八灶。盐民饮食婚嫁等生活习俗等也传承下来,比如老一辈都有重盐重腥的口味,喜食麻虾酱、醉螺、腌小蟹等,日常语言中也有大量的盐味惯用语,比如“咸菜地豆腐——有言(盐)在先”“盐吃多了——尽讲闲(咸)话”等等。

而海盐文明作为一种精神血脉留存下来的,最核心的就是盐民三杰所代表的盐民精神,这种精神昂扬为一种民风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说,“淮南人性并躁劲,风气果决”,万历《盐城县志》说盐城“地僻海边,俗尚简朴”,兴化郑板桥与盐城多有亲故往来,其继母就是盐城都营人,又曾在盐城多地坐馆,他说盐城人“东海之滨,土坚燥,人劲悍,率多慷慨豪达豪诡诡之徒,而恂恂退让之君子绝少”(《朱子功寿序》)。盐民的这种民风就是豪迈果决,淳朴奋勉,传承此风的盐城人小事能担当,大事能担当,可信可依可期。还有什么能阻挡盐城人前行的脚步?

本版撰稿 孙曙



天雨盐丁愁,天晴盐丁苦。
烈日来往盐池中,赤脚蓬头衣襟褴。
斥卤满地踏霜花,卤气侵肌裂满肤。
晒盐朝出暮时归,归来老屋空环堵。
破釜鱼泔炊砾房,更采枯蓬带根煮。
糠秕野菜未充饥,食罢相看泪如雨。
盐丁苦,苦奈何,凭谁说与辛苦多。
嗚呼!凭谁说与辛苦多。
这是清代诗人任宏远所作《盐丁苦》。
《盐丁苦》几成古诗乐府旧题与惯用语。明代《淮南中十场志》收录了季寅一首《盐丁



本版绘图:周茗沁